甌香館集

補遺 詩補遺 畫跋 三

附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甌香館集

補遺詩補遺畫跋附錄

（三）

揮格著

甌香館集卷十二　畫跋

九月在散懷閣斟秋水茶朗吟自適爲叢菊寫照傳神難傳韻尤難橫琴坐思庶幾得之年姿濟忠之裘深秋池館晝夢徘徊風月一交心魂再蕩撫桐盤桓悠然把菊抽毫點色將與寒暑臥游之室如蘅華眞人化蝶時也

墨菊略用劉完庵法與白陽山人用筆有今古之殊

唐解元墨花游戲如虢國夫人馬上淡妝以天趣勝邪以雲西筆法寫雲林清閟閣意不爲高巖大壑而風梧烟篠如攬翠微如聞清籟橫琴坐忘殊有傲睨萬物之容

學癡翁須從董巨用思以蕭灑之筆發蒼渾之氣游趣天眞復追茂古斯爲得意此圖擬富春大嶺殊未愜于心手豈能便合古人

吾友有雲林喬柯修竹大幀余家藏高士小山竹樹小景兩圖皆雲林妙本冬夜在鳴老梅花樓戲用兩圖筆意爲此似有一種天趣飛翔恨不令迂老見我也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此圖江天空闊林莽蕭森庶幾咫尺千里之勢初擬巨然乃近貫道然貫道且不易何敢輒望巨公

夜雨初霽曉烟欲出其象若此用米元暉語題方壺烟雨景

谿山行旅摹北苑半幅圖文待詔云人間無北苑畫止家藏半幅卽谿山行旅圖也此幀後歸董文敏乙卯十月在燕城客舍背臨

乙卯余客湖濱綠隄花岸蒲灘荻港于此流連戲作斯圖略得宋人劉宋遺法

丁巳秋予游吳門過廣霞翁衣杏閣見案間忘庵王子墨花卷淋漓飄灑天趣飛動眞得元人遺意當與白陽公並驅廣霞先生曰盍爲作設色花卷補忘庵花品之所未備乎余唯唯遂破藤紙研丹粉戲爲點色五日而後成之但紙不宜于色神氣未能明發然余圖非古非今洗脫畦徑略研思于造化有天閑萬馬之意取示先生先生曰忘庵卷如虢國澹掃蛾眉子畫如玉環豐肥豔骨眞堪並美挾兩卷以游千花萬蕊中吾將老是鄉矣相與拊掌大笑幷書于後

全是化工靈氣盤礴鬱積無筆墨痕足令古人歌笑出地

曾見陳章侯臨宋人九芝圖多作棘刺昔賢必有所本芝草不生于甘泉銅池與筐蒲熒莢同稱瑞物而於榛莽頑石之間製圖有深思焉其感慨可知已

嘗見王晉卿貽東坡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有以遺我毋多費我絹也東坡乃以澄心堂紙李承宴墨書黃州大醉中作黃泥坂詞幷跋二百餘言以遺之夫王晉卿因東

坡遺貶謫。其交深矣。然愛其書不可得。猶以縑素易之。因知筆墨贈貽。不能獨厚知己。在昔已然。非自今也。南田生與石谷子結契且廿年。篋中未嘗蓄盈尺小幅。而尋常面交。長綃巨幀。纍纍也。前年曾取藏墨易石谷畫扇一面。又石谷所慨然者。未知澄心紙上書黃泥坂詞。何時得效坡翁故事耳。

清泉白石。與吾周旋。可以樂而忘老。

東坡云。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未有以畫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爲賦詩云。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飄緲形纖具。扶踈態自完。蓮風盡顚倒。杏雨半摧殘。獨有狂居士。求爲墨牡丹。兼書平子賦。歸向雪堂看。可知墨華起于北宋。然尹白之名不甚著。何邪。

清夜獨倚曲木牀。著短袖衫子。看月色在梧桐窠篠間。薄雲掩過之。微風到竹衣上。影動。此時令人情思清宕。紛慮暫忘。人生魚魚鹿鹿。好景娛閒。一歲不過八九日耳。偶然得之。不應復以後亦之日長。而當面錯過也。重九後三日燈下書。并以勸石谷。

寫生先斂浮氣。待意思靜專。然後落筆。方能洗脫塵俗。發新趣也。

石谷不喜予寫生。嘗對孫承公云。正叔研精卉艸。日求其趣。其于烟雲山水之機疎矣。予初不以爲然。已而思寫生與畫山水。用筆則一。蹊徑不同。久于花葉手腕必弱。一花一葉。豈能通千巖萬壑之趣乎。石谷終歲未嘗于寫生著意。然閒一爲之。必有過人處。蓋其得力于山水者深。筆精墨靈。而其餘不可勝用也。

石谷進我殆幾于水仙之移人情哉。

唐以前無寒林。自李營邱、范華原始盡其法。烏目山人此幀。畫樹師營邱。沙汀石骨。用李晞古筆趣清潤。兼六如居士。蓋所謂脫盡縱橫習氣。非強事點染者所能彷彿也。

此東園生游戲塗抹。自取笑樂者也。覽者多以爲似石谷。又謂似子晉。更指某筆似某。某筆似某墨華眩惑不復可辨。豈世無離婁邪。抑宣尼有若。遂竟不可分別邪。因衆語聚訟。乃自題以證麋鹿之誤。并與石谷子晉同發一笑。

烏目山人畫柳。盡態極妍。古所未有。空對銷魂之圖。正乏銷魂之句。放筆滋愧。

河清可俟。人壽幾何。對此垂絲。能無慨歎。然烈士壯心。其能已乎。昔人于此。不禁唾壺之缺矣。歌成呼酒。自罰十白。

烟柳蘆汀。賦象荒落。其得之濠上邪。

三種菊爲半園良士所圖。時與唐長公斟酌沒骨畫法。祖述宋人規矩。兼師造化。逸趣飛翔。庶幾洗脫時徑。適婁東公衡王子一見亟賞之。輒效米顚據舷故事。良士有是快友。割愛相贈。雪夜秉燭。圜壽平重題。以志一時勝會云。

北宋徐熙寫生。多以澹墨爲之。略施丹粉。而意態自足。蓋其靈氣在筆墨之外也。

詩思亂隨青草發。酒腸還似洞庭寬。董雲間曾以此語作小景絕奇。余復效之。知吾陸君於此興亦不減也。

蔬果最不易作。甚似則近俗。不似則離。惟能通筆外之意。隨筆點染。生動有韻。斯免二障矣。

觀王山人爲子鶴寫山居圖。用筆如閒雲在霄。卷舒自在。墨華零亂。一點一拂。皆有異趣。自雲間董宗伯已來。未有發其祕者。

前人用色。有極沈厚者。有極澹逸者。其創製損益。出奇無方。不執定法。大抵穠麗之過。則風塵不爽。氣韻索矣。惟能澹逸而不入於輕浮。沈厚而不流爲鬱滯。傳染愈新。光暉愈古。乃爲極致。石谷於設色法。廿年靜悟。始窺祕妙。每爲余言如此。因記之。

衡山墨柱。深得趙承旨風韻。洗脫纖塵。天趣洽然。足稱墨林仙品。

寒柯蓑竹。小山潋湍。宛有塵外風致。

隨筆點刷。荒率處似曹雲西。整密處似李晞古。然昔人神趣。非鑽仰可到。

余最愛倪高士秋林竹石。秋堂獨坐。蕉雨梧風。致有爽氣。偶得此幅。研墨乘興立就。得意呼毫。如驚風驟雨。勢不可止。觀者灑然。卽此以盡雲林。而雲林盡此矣。

學元人小景。蕭散曠澹。竹石亂泉。不作叢莽穴雜。清韻自足。

此種筆趣。元時有趙善長陳秋水。明初有王孟端徐幼文。皆黃鶴山樵一路。元末最盛。不下十餘家。卽陸天游郭天錫亦相近。蓋此種與郭河陽畫法。似分道而馳。然此得人爲多。大底高曠宕逸之士。都由此入。秋夜每與王先生立池上。清話久之。暗睹梧影。輒大叫曰。好墨葉。好墨葉。洒酣戲爲點筆。如張顛濡髮時也。

有誰能作房山畫。坐使烟雲笑世人。讀此語。欲令人擱筆。

高尙書與方壺外史。皆得法于南宮墨戲。而變化各有不同。

梅花庵主云。墨戲之作。蓋士大夫詞翰之餘。適一時之興趣。與夫繪畫之流。大有寥廓。嘗觀陳簡齋墨梅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此眞知畫者也。仲圭醉心逃禪老人。開千古未開之眼。卽古稱花光石室。亦未肯輕許。至于時俗所宗。可毋置論。

庚申九月。下榻紅鵝館。主人出示王忘庵墨花長卷。縱橫排奡。精悍逼人。因爲乘燭賦色。似于忘庵筆墨之外。別有蹊逕。猶如唱東坡赤壁詞。不可無楊柳岸曉風殘月之歌也。惟主人賞之。

陳待詔極王叔明亦有致。畫雲用細勾。太刻畫耳。

待詔寫生。雖極工整。猶有士氣。與世俗所尙。大有徑庭。然視白石白陽。隨筆點染。得生動之趣。又隔一塵矣。

隨意涉趣。不必古人有此。然雲西丹邱。直向毫端出入。觀王廉州大幀。深得北苑瀟湘圖意。水天空闊處。一派平沙。尤見筆力也。

今人動稱潤筆。不知此語自隋時已有之。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德林作詔。高熲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爲方伯。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偶讀至此。不覺失笑。曰。天下鄭譯之慈孫。何其多乎。

承公孫子嘗與余論董文敏書云。思翁筆力本弱。資制未高。究以學勝。孫與親近年多。知之深。好之深矣。其論與予合。非過謬。文敏秀絕故弱。秀不掩弱。限于資地。故上石輒不得佳。孫子謂其不足在是。其高超亦在是。何也。昔人往往以己所不足求進。服習既久。研鍊益貫。必至偏重。所謂矯枉者過其正也。書家習氣。皆于此生。習氣者。即用力之過。不能適補其本分之不足。而轉增其氣力之有餘。而涵養未至。陶鑄琢磨之功。不足以勝之。是以藝成。習亦隨之。或至純任習氣。而無書者。惟文敏用力之久。如瘠者飲藥。令舉體充悅。光澤而已。不爲騰溢。故寧恆見不足。毋使有餘。其自許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此眞千古名言。亦一生甘苦之至言。可與知者道也。

隨筆點花葉。須令意致極幽。明窗淨几。風日和潤。不對俗客。庭有時花秀草。毫墨絹素悅人意。興到。抽毫含丹吮粉。羅青積黛。分條布葉之間。必有瀟灑可觀者。

壬戌八月。客吳門拙政園。秋雨長林。致有爽氣。獨坐南軒。望隔岸橫岡。疊石崚嶒。下臨清池。礪路盤紆。上

多高槐樫柳檜柏虬枝挺然迴出林表繞隄皆芙蓉紅翠相間俯視澄明游鱗可數使人悠然有濠濮閒趣

自南軒過豔雪亭渡紅橋而北傍橫岡循礪道山麓盡處有堤通小阜林木翳如池上爲湛華樓與隔水迴廊相望此一園最勝地也

壬戌之秋曾於虎林獲觀海門圖洞心駭目驚湍激風排山倒岳對峙石壁峭立上爲遠岸沙路微茫深曲可入奔濤觸石盤渦谷轉以至輕波細溜於一筆間能分淺深眞神妙之迹觀其畫水法蓋見規模董仲翔當時無與敵者王山人縮本能盡其妙置之几案間當如嘉陵江畫壁夜聞水聲也

筆筆有天際眞人想若纖毫塵垢之點便無下筆處

亂石鳴泉櫰王孟端非黃鶴山樵也其皴擦渲點氣韻神逸非明眼不能辨秋宵秉燭薄醉抽毫與賞音相參證也

宋四家書皆出魯公而米海岳又兼以河南北海故丰采獨絕也

高逸一派如蟲書鳥迹無意爲佳所謂脫塵境而與天游不可以筆墨畦徑觀也

王山人此圖極似趙善長張伯雨絕無一筆是一峯梅沙彌也而王山人自題如此豈蘇長公所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邪俟石谷異日觀此當發大噱

春夜秉燭對酒。觀烏目王山人製圖。灑墨如風雨時子惠弄三弦。清歌繞梁。令人驚魂動魄。如此勝會。他時念此。不易得也。

夏木垂陰。松雪臨本。眞能不失董源神韻。曾見雲閒董宗伯摹入册中。堪與吳興並驅。予戲屬王山人作此。復變兩文敏法。獨宗古勁。可謂出藍。

青綠山水。近代擅長。惟十洲仇氏。今稱石谷王子。余觀其青綠設色。亦數變。眞從靜悟得之。當在十洲之上。

仲長統昌言云。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獨立高步。畫品當作此想。

俗人論畫。皆以設色爲易。豈知渲染極難。畫至著色。如入鑪鑄。重加煅煉。火候稍差。前功盡棄。三折肱知爲良醫。畫道亦如是矣。

泛舟鄧尉。看梅半月而返。興甚高逸。歸時乃作看花圖。江山阻闊。別久會稀。寤寐心期。千里無間。春風楊柳。青雀烟帆。室邇人遐。空懸夢想。李先生披圖攬趣。時當從一毫端。與叔子別峯相見爾。

癡翁陡壑密林。昔在婁東王奉常家。癡翁妙迹。與夏山浮嵐。聲價相埒。吾友石谷子摹本最佳。余此幀略有出入。

方壺用米海嶽墨戲。隨意破穎。天趣飛翔。洗盡縱橫習氣。故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也。

碧山春谿略近趙大年江郎賦中所謂春草碧色春水綠波也

曾見白陽包山寫生皆以不似爲妙余則不然惟能極似乃稱與花傳神

石谷畫松之次夕北郭諸友攜酒相樂石谷連浮數十觴玉山將頹余亦害醉與酣狂吟諧謔閒作剪燭索長綃屬余點墨因掃一石以贈千秋馳毫如風墨花磊磊從空而墜圖成戲石谷曰此醉星石也鑿取媧皇一片光氣欲令眞宰妬我他時客館索寞用以貰酒何如

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用幼霞筆寫少陵句多見其不知量矣良士他時展紙今日秋夜籌燈賞心燕語一種情況忽忽在目此圖或爲索居之一助也

畫家塵俗蹊徑盡爲掃除獨有荒寒一境眞元人神髓所謂士氣逸品不入俗目惟識眞者方能賞之

寫生家以沒骨花爲最勝自僧繇創製山水灼如天孫雲錦非復人間機杼所能仿佛北宋徐氏斟酌古法定宗僧繇全用五彩傅染而成一時黃筌父子皆爲俯首

老樹荒谿茅齋宴坐似無懷氏之民

墨花至石田六如眞洗脫塵畦游於象外覺造化在指腕間非抹綠塗紅者所可概論也

老松危厓淙淙瀑泉人間有此境否

宋人有豔雪圖元人有雙清圖皆稱神品筆墨奇逸氣韻清妍眞如乘雲御風以游于塵壒之外殆非時

史所能擬議也。此幀合兩圖意趣成之。正當澡刷靈襟。洗發新賞。

元人園亭小景。只用樹石坡池。隨意點置。以亭臺籬徑映帶曲折。天趣蕭閒。使人游賞無盡。

幻霞有獅子林清閟閣。王叔明爲顧仲瑛畫。玉山草堂曹知白有西林禪室。皆稱墨林神品。吾友石谷此圖。當與古人後先標映。並垂永久。

石谷子小景十種。雜仿宋元諸家。得之篝燈夜坐。興到隨意點墨。天趣飛翔。脫盡刻畫畦徑。所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一樹一石。生氣自足。正不必索古人于千載以上也。此册久置奚囊。臨行出以贈臣辰先生。不遇賞音。牙徽不發。兩君相遇之歡。眞墨苑風流勝事。適余同客婁東。展玩良久。因題。

陸天游、曹雲西、渲澹之色。不復著第二筆。其苔法用石竹三四點掩映。使通幅神趣。通幅墨光俱出。眞化境也。

房山神氣。鷗波一峯。猶以爲不易及。後來學者。豈能涉其顚涯。

徽廟題大年小幅。用右丞夏木黃鸝。水田白鷺兩句。景不盈尺。筆致清遠。今在維揚王氏所藏宋元册中。

郭恕先遠山數峯。勝小李將軍寸馬豆人千萬。吳道子半日之力。勝思訓百日之功。皆以逸氣勝故也。

關仝氣岸高視人表。如綺里東園。衣冠甚偉。危坐賓筵。下視五陵年少。裘馬輕肥。不覺氣索。

趙令穰筆思秀潤。點色風華掩映。嫵媚有餘。精妍畫平遠之宗工。

規摹趙伯駒小變刻畫之迹歸于清潤此吳興一生宗尚如是足稱大雅

婁東王奉常烟客自髫時便游娛繪事乃祖文肅公屬董文敏隨意作樹石以爲臨摹粉本凡輞川洪谷北苑南宮華原營邱樹法石骨皴擦勾染皆有一二語拈提根極理要觀其隨筆率略處別有一種貴秀逸宕之韻不可掩者且體備衆家服習所珍昔人最重粉本有以也夫

吾友唐子匹士與予皆研思山水寫生而匹士于蒲塘菡萏游魚萍影尤得神趣此圖成呼予游賞因借懸榻上若身在西湖香霧中濯魄冰壺遂忘炎暑之灼體也其經營花葉布置根莖直以造化爲師非時史碌碌抹綠塗紅者所能窺見

石谷橅雲西竹石枯槎靈趣靄然索玩無盡密林大石相爲賓主山外平原歸人一徑位置甚遠其運筆有唐人之風覺王晉卿猶傷刻畫

予少時見畫梅沙彌輒畏之此正時俗謬習王山人所怪嘆者今觀橅本如睹司隸威儀不覺爽然意消也

石谷臨大年谿牧圖下爲平岡樹單用墨筆作榦皴曲葉仰刷橫作綠絲甚密下有流水一童臥牛背在水草閒甚幽上無山巒蘆水惟作寒雅二三點而已石谷爲余言宋元千金册中曾見此本

觀其崖瀨奔會林麓隱伏寂焉澄懷悄焉動容蓋已近跨六如遠追洪谷孤行法外軼宕之致盡矣當鑒

岡先生秋堂隱几，游于雲谿，而王山人已隔牖含毫，分雲置壑，兩公神契默成，眞足鼓舞天倪，資其霞舉，尙哉斯圖。

觀二瞻仿董源，刻意秀潤，而筆力小弱，江上翁秉燭屬石谷潤色，石谷以二瞻吾黨風流神契，欣然勿讓也。凡分擘渲澹，點置村屋谿樹，落想輒異，眞所謂旌旗變色，煥若神明，使它日二瞻見之，定爲叫絕也。

仇實父因過竹院詩意，大靑綠設色，風華妍雅，又饒古趣，伯駒以後，無與爭能者矣，王子兼採兩家，遂足超仇含趙，度越流輩。

池塘竹院，石谷仿劉松年，邱壑極雋逸，設色兼仇實父，澹雅而氣厚，此石谷靑綠變體也，設色得陰陽向背之理，惟吾友石谷子可稱擅場，蓋損益古法，參之造化，而洞鏡精微，三百年來無是也。

求桃源如蜃樓海市，在飄渺有無之間，又如三神山，反居水底，舟至輒引去，武彝山中，時聞仙樂繚繞，巖巔異香氤氳，發于林皐，白雲冉冉下墜，卽之不可得見，觀此洞壑深杳，古翠照爛，落花繽紛，烟霧杳然，王山人若已造其境，故能得其眞，宇宙美迹，眞宰所祕，乃不越襟而能問津于研席間，始知劉子驥輩，眞凡夫耳。

南田籬下月季，較它本稍肥，花極豐腴，色丰態媚，不欲使夫容獨霸霜國，予愛其意，能自華擅于零秋，戲爲圖照。

東坡于月下畫竹。文湖州見之大驚。蓋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復過矣。禿管戲拈一兩枝。生趣萬狀。靈氣百變。

朱闌白雪夜香浮。卽趙集賢夜月梨花。其氣韻在點綴中。工力甚微。不可學古人之妙。在筆不到處。然但于不到處求之。古人之妙。又未必在是也。

雲林通乎南宮。此眞寂寞之境。再著一點便俗。雪霽後寫得天寒木落石齒出。轉以贈賞音。聊志我輩浩蕩堅潔。

秋夜烟光。山腰如帶。幽篁古槎相間。谿流激波。又澹澹之所謂伊人。于此盤游。渺若雲漢。雖欲不思。烏得而不思。

半壑松風。一灘流水。白雲度嶺而不散。山勢接天而未止。別有日月。問是何世。倘欲置身其中。可以逍遙自樂。仿彼巢由。庶幾周生無北山之嘲矣。

三五月正滿。馮生招我西湖。輕舸出斷橋。載荷花香氣。隨風往來不散。倚棹中流。手弄澄明。時月影天光。與游船燈火上下。千影同聚一水。而歌弦鼓吹。與梵唄風籟之聲。翕然幷作。目勞于見色。耳疲于接聲。聽覽旣異。煩襟澡雪。眞若御風淸泠之淵。聞樂洞庭之野。不知此身尙在人間與否。馮生曰。子善吟。願子爲我歌。今夕余曰。是非詩所能盡也。請爲圖。圖成。景物宛然。無異同游時。南田生曰。斯圖也。卽以爲西湖夜

泛詩可也。

千頃琅玕。三間草屋。吾意中所有。願與賞心共之。

春烟圖。似得造化之妙。初師大年。既落筆。覺大年胸次殊少。此物欲駕而上之。爲天地留此雲影。

昔在虎林。得觀馬遠所圖紅梅松枝小幀。乃宋楊太后題詩。以賜戚里。其畫松葉多半折。離披有雪後凝寒意。韻致生動。作家習氣洗然。暇日偶與半園先生泛舟于邗溝淮水之間。因爲說此圖。先生即呼奩取扇。屬余追倣之。意象相近。而神趣或遠矣。先生家有馬公眞本。當試正所不逮。

亂竹荒崖。深得雲西幽澹之致。涉趣無盡。

奇松參天。滄洲在望。令人泠然神遠。

筍之干霄。梅之破凍。直塞兩間。孰能錮之。

藏山于山。藏川于川。藏天下于天下。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畫貴深遠。天游雲西。荒荒數筆。近邪遠邪。

月落萬山。處處皆圓。董巨點筆似之。

趙大年。每以近處見荒遠之色。人不能知。更兼之以雲林雲西。其荒也遠也。人更不能知之。

長安報國寺松十數本。虬龍萬狀。偶憶其一。點以千丈寒泉。與松風並奏清音。隱几聽之。滿堂天籟。

寫此雲山綿邈。代致相思。筆端絲絲。皆清淚也。

董巨神氣難摸索處。當如支遁之馬。不知者不能賞之。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讀之令人超然世外。

五松圖。神氣古澹。筆力不露。秀媚如婦人女子。然而骨峙于外。神藏于內。以其藏者如先生。故以爲壽。徐壽輩前

挂箭射筒。通竿無節。此圖近之。

江樹雲帆。忽于窗櫺隙影中見之。戲爲點出。平遠數筆。烟波萬狀。所謂愈簡愈難。

長河曉行。得此景迷漫烟霧。何必米山。

如此荒寒之境。不見有筆墨痕。令人可思。

北郭水亭。蓮花滿池。坐臥其上。極游賞之樂。殘墨頹筆。略爲伸紙。遂多逸趣也。

竹蕭澹而無華。柳向秋而先零。何取于是而樂之。南田生曰。嗟乎。孫子之風遠矣。夫其處幽藏密。寓其深思。人蓋不得而窺焉。孫子峭于庸衆。而和于同韻。呼柳下以自進也。而偃仰塵墟。往往口吟激歌。薇之聲。殆將以此爲西嶺而游心乎孤竹哉。庶幾其有鄰也。

梅沙彌有此本。筆力雄勁。墨氣沈厚。董巨風規。居然猶在。此幀仿其大意。過邯鄲而匍匐矣。

樵癡翁陡壑密林。不爲清潤工整之態。意象荒荒。古趣洞目。所乏高韻耳。

高尚書夜山圖。眞絕去筆墨畦徑。得二米之精微。殆不易學。昔元鎭嘗題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思。以癡翁之奇逸。猶不爲元鎭所許。況時流哉。

鷗波老人清江釣艇。趙千里晴巒聳翠。此幀兼用其法。與賞心者相參證也。

思翁善寫寒林。最得靈秀勁逸之致。自言得之篆籀飛白。妙合神解。非時史所知。

余所見雲林十餘本。最愛唐氏高柯修竹圖。爲有勁氣。此作竹石略似之。樹若再學雲林。未免邯鄲之笑。

瓊樓豔雪。絳樹珠衣。邢尹聯茵。虢秦同輦。眞人閒蕩心銷魂。殊麗要眇之觀也。剪綵未工。春風不借。嫣然在目。宜以永日取示賞音。同此娛神耳。

余在北堂閒居。灌花蒔香。涉趣幽豔。玩樂秋容。資我吟嘯。庶幾自比于滕華道隱之間。有萬象在旁意。對此忘飢。可以無悶矣。

黃鶴山樵遠宗摩詰。近師文敏。參以蟹源。故足與倪黃方駕。

雪圖自摩詰以後。惟稱營邱道寧。然古勁之氣有餘。而荒寒之韻不逮矣。余此意卽樵右丞。不落宋人規矩。

伯敬先生。畫宗逸品。絕似冷元人一派筆致。清逸有雲西天游之風。眞能脫落町畦。超於象外。長蘅孟陽。

微有習氣皆不及也。

伯敬自稱晚知居士。言晚年方知筆墨。而深自喜幸。故云晚知。筆墨精微。造化所祕。本未易知。操觚之士。終身從事於此。而不知其要妙者皆是也。伯敬蓋得之于詩。從荒寒一境悟入。所以落筆輒有會心。今人侈口而談筆墨。思伯敬晚知之旨。能無愧邪。

庾征西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誚。吳道子不服張僧繇。攬其迹曰。浪得名耳。已而或歎以謂伯英再生。或坐臥其下。三日不忍去。始知能不服人者。乃能深服人者也。

聚斂蔬品凡廿餘種。大都江南村落畦圃間物。將欲訪雞蘇龍鶴之苗裔。討諸葛元修之姓氏。固有所不暇。何況碧澥琅菜。崑邱之蘋。焉從問之。雖然。茲當歲旱。野無青草。誦蕨其海米之詩。心傷歎矣。淒其漣如。彼江南村圃之間。徒有此色。安能飽此味邪。圖成玩繹。殆忘人間有芻豢之悅口矣。題以自警。并告同志。於陵仲子。漢陰丈人。抱甕灌園。晦跡當代。於是有灌畦翁、抱甕子、菜根居士之儔。轉相慕尚。託於老圃以自名。高風逸韻。未嘗不流傳人間。嘗試嘬硯沼以爲雨露。和丹黃以爲風日。滿紙喧妍。如笑如舞。覺指腕間化工非遠。正未知含毫驟墨。便可當操鉏負盎否。

戲用巨然墨葉法。作青芬圖。深於山水者。能通寫生之意。斯言信夫。

拳石翠篠。略近元人風致。賞音者鑑之。

曾見宋人畫册中有此景。秀逸可愛。管仲姬輩所自出也。

仿王孟端雙松小山。略得山樵高逸之致。與知者鑑之。

作畫當師造化。故稱天閑萬馬。

龍山夜泊。篷窗剪燭得此。時同舟諸子。方打馬喧呼。無一盼者。

二月春寒。瓦爐烘硯。小册雜擬宋元諸名家。紙新墨滯。未盡其趣。然筆先之意。亦不落時人畦徑也。與知者鑑之。

惠崇江南春卷。秀潤之筆。臻爲神境。此景能寫荒落。畫柳卽宗其法。援琴坐對。當使江湖相忘。

米敷文有瀟湘圖。雲氣飄渺。發人浩蕩奇逸之懷。余正未能得其神趣。

臨一峯老人小景。筆致蕭散。浮嵐之一變也。

梅花庵主。筆力有巨靈斧劈華嶽之勢。非今人所能夢見也。

王叔明山居圖。在毗陵唐孝廉家。蒼渾沈古。眞有董巨遺意。

子純莊子。偶得十洲清溪橫笛圖。愛其景物清曠。恨不置身其間。乃屬鈕子碩儒。爲之寫照。其谿山樹石。則命余補圖。余亦謂莊子風神清澈。非斯圖不足以置莊子。遂欣然捉筆。挹其風流。殊勝采石江邊。乘月謫仙人也。

石谷子以僧繇法寫大年平遠彩翠絢翕闢境晶靈畫家變體頗得奇狀人莫不願子弟富貴矣梅花夜月篝火熒熒咿唔之聲殘更未息以課其子其子必有成也余讀知還勗勉之章期以調羹許以凌雲庶幾不虛所願哉因爲作牡丹圖爲他時富貴之兆云

菊以黃爲尚而紫次之故月令獨稱黃華亦猶牡丹之有姚魏也九日不見菊圖此補之

昔右軍初學衛夫人書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八分於是楷法爲千古之宗張長史觀古鐘鼎科斗篆而草聖不媿右軍父子黃涪翁云學書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畫理亦然余自交石谷子畫凡數變初猶未能飛騫絕迹也後盤游江南北諸收藏家一時名迹觀覽無遺而其學大進自五代南北宋以至元明諸家筆法從古相爲枘鑿無能會合者至石谷乃悉羅而致之毫端如握大將兵符驅使材官羽騎伙飛之士奔走恐後從此縱橫肆恣左宜右有又如蛟龍之乘風雲而上天而變化遂不可測矣

范華原小幀人間僅存妙跡昔在婁東今歸泰興縱廣不過數寸耳而囊藏巖壑有千里之勢曾見石田翁拓爲大幀盈丈蔚然可觀盡其勢幾不容於縑素但過雄勁似有縱橫餘習未若王郎橅本爲沖和自在也

曾見文湖州寒林竹石卷宋思陵題曰暮靄橫看黃山谷大書於後而王叔明作修竹遠山亦稱湖州此

卷筆力不在郭熙之下。石谷嘗言三十年前見之。至今猶往來於懷。因用其法畫寒林筆致軒軒健舉。而水石布置。兼用李唐。蓋石谷能鼓舞天機。游於象外。前人蹊轍。不足以限之。故動與神會。若有一物膺礙。不能至矣。嗟乎。豈獨繪事然哉。黃癡翁爲勝國諸賢之冠。後惟啓南得其雄渾。劉完庵董文敏得其秀逸。先香山鄒臣虎。亦各得癡翁之一體。餘子碌碌。大都畫虎刻鵠。而癡翁墨精汩於塵滓矣。婁東王奉常闡發前規。倡導來學。虞山王子接迹而起。洞貫祕途。使一峯老人重開生面。眞墨林之勝事也。

惜竹不除當路筍。愛松留得礙人枝。余最愛此二語。石谷此圖。畫石壁倒拔松勢突兀。垂枝拂地。似與二語合也。

青綠設色。至趙吳興而一變。洗宋人刻畫之迹。運以沉深。出之妍雅。穠麗得中。靈氣洞目。所謂絢爛之極。仍歸自然。眞後學無言之師也。石谷子廿年靜悟。始於祕妙處爽然心開。獨契神會。觀其渲染。直欲令古人歌笑出地。三百年來。所未有也。此卷全宗趙法。蓋趙已兼衆美。擬議神明。不能舍趙而他之矣。

黃山谷觀湖州晚靄橫看卷。言瀟灑大似摩詰。工夫不減關仝。余曾與石谷見湖州小幀。寫竹石數筆。極超逸。與山谷所云。略不相似。

青綠重色。爲穠厚易。爲淺淡難。爲淺淡矣。而愈見穠厚。爲尤難。維趙吳興洗脫宋人刻畫之迹。運以虛和。出之妍雅。穠纖得中。靈氣惝恍。愈淺淡愈見穠厚。所謂絢爛之極。仍歸自然。畫法之一變也。石谷子研求

廿餘年。每從風雨晦明。萬象出沒之際。爽然神解。深入古人三昧。此百年來所未有也。

董文敏云。畫欲暗不欲明。石谷云。畫有明暗。如鳥二翼。不可偏廢。明暗兼到。神氣乃生。兩家宗旨不同。能互相發明否。敢質之奉常先生。

元時惟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趙吳興每遇房山。輒題作勝語。若讓服不置者。近代賞鑒家。或不爲然。此繇未見房山眞跡耳。董文敏得尚書大姚郎圖。觀其筆力驚絕。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石谷王子亦稱夜山圖。雲烟變滅。神氣生動。得從尺幅想其風規。漱其芳潤。猶可以陶鑄羣賢。超乘而上。

石谷嘗自言。學子久畫。得力於婁東二王先生。先生數十年游娛繪墨。其一點一拂。皆從癡翁神韻中來。如探泉源。斟酌不窮。石谷與兩先生講正最久。擬議神明。故有得意忘言之妙。洗發靈趣。洞貫祕奧。與先生賞心娛樂。不足爲外人道也。

秋山岑然。收潦水清。令人神氣欲斂。覺慘澹經營。都無是處。

迂翁之妙會。在不似處。其不似正是潛移造化。而與天游。此神駿滅沒處也。近人只在求似。愈似所以愈離。可與言此者鮮矣。

草草游行。頗得自在。因念今時六法未必如人。而意則南田不讓也。

竈突不煙。時燒樹根。向窗櫺微陽。借筆遣興。昔人云。飢時展看還能飽人。又不知寒時展看。還能代綈袍

否。

殘葉亂泉。境極荒遠。

純是天眞。非擬議可到。乃爲逸品。當其馳毫點墨曲折生趣百變千古不能加。卽萬壑千崖。窮工極妍。有所不屑。此正倪迂所謂寫胸中逸氣也。徐子有曠覽人外之致。王山人因以此幀。聊供臥遊。筆墨神契。遺象忘言。當自得之。

王黃鶴爲顧阿瑛寫玉山草堂。不爲崇山疊嶺。沈厚鬱密。惟作松杉篁篠。淺沙迴瀨。禽雀飛翔。別有一種風趣。秋山草堂點景賦色。精工而妍雅。與丹臺夏山諸本筆墨小異。其取境最近。而思致極遠。

曲終人不見。化作彩雲飛。非筆墨之所可求也。

趙大年柳鴉蘆雁。宋徽廟亦有此本。在孫給諫家。家香山曾擬之。

茂林下坐蒼茫之閒。殊有所思也。

雲霧中一峯折下。直至江岸烟浦。危檣隱隱。眞所謂能工遠勢者。

紫栗一尋。青芙萬朶。二語作畫最勝。

雲樹爲山之衣裳。雲樹不秀潔。則山光垢黯。與童山同。讀其詩。悠然想見種豆南山氣象。雖欲不代爲樂不可得。但落筆處。則吾意不能如筆何矣。

吳都賦云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櫹槮森萃蓊茸蕭瑟檀欒嬋娟玉潤碧鮮椙雲無以逾嶰谷弗能連鸞鵷食其實鵷雛擾其間玩此藻麗形容竹趣窮妍盡美卽文湖州之圖偃竹吳仲圭之畫直幹不能過矣

幽澗寒松丹邱生與句曲外史合作筆趣不凡得荒寒之致

筆筆有天際眞人想一絲塵垢便無下筆處古人筆法淵源其最不同處最多相合李北海云似我者病正以不同處求同不似處求似同與似者皆病也

香山翁曰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千筆萬筆無一筆是筆有處恰是無無處恰是有所以爲逸

氣韻自然虛實相生此董巨神髓也知其解者旦暮遇之

皴染不到處雖古人至此束手矣

一峯老人爲勝國諸賢之冠後惟沈啓南得其蒼渾董雲間得其秀潤時俗搖筆輒引癡翁大諦刻鵠之類癡翁墨精汩于塵滓久矣願借秋山圖一是正之

董文敏云唐以前無寒林自李營邱郭河陽始盡其法雖虬枝鹿角槎枒紛拏而挈裘振領條理具在有筆有墨謂之畫有韻有趣謂之筆墨瀟灑風流謂之韻盡變窮奇謂之趣

蕙叢初齊芍藥將放忘憂度隙坐靜嘯東軒偶得此册洗滌硯塵抽毫解衣運思游娛成十二幀聊寫我胸中蕭寥不平之氣攬者當於象外賞之勿使牙徽絕絃也

奉常公此幀取一峯秋山浮嵐二圖筆意成此邱壑深杳天趣飛動眞生平第一

山勢渾厚得雲煙變滅之狀村居曲隩磴道盤紆引人入勝點秋林紅葉叢雜煙莽設色濃淡最有致

畫菊最易近俗元人王若水便有作家氣味至明代文氏父子白陽山人皆未能洗脫畦徑可以知墨菊之難

破羌帖後有米南宮書右軍八十字贊贊凡八段皆南宮楷書與米所書千字文體正同而尤爲精妙蓋在右軍帖後必爲極得意書足稱平生第一歲在庚申余同笪江上客吳門江上云廿年前曾見于長安道上已落賈人之手奈價高不能得之今不知所在矣偶見董思翁跋語幷及之

古木昏鴉荒荒寂寂有李成遺法

柳最不易作宋以上無論風流古澹吾愛惠崇大年每畫柳必以爲規矩此景能游法外之趣惠崇以後又得一人矣

甌香館集補遺詩

甲子中秋再過梁溪宿燈巖長兄先生歲寒齋因感東林近事對月吟歎口占

鶴和鶯鳴事已闌于今吾道正艱難莫論顛倒雌黃事只作蚍蜉大樹看
東南道脈有靈光俎豆春秋共一堂只道劫灰飛不到豈知俄頃見滄桑
秋陰華月忽氤氳銀漢金波暗不分變幻原知爭瞬息與君洗眼看浮雲

和吳門友人作

看花湖上思君久躍馬淮陰傾蓋初豈羨功名從衛霍誰將車馬問蓬廬孤飛孔雀棲難穩一賦鷓鴣計尚疎搔首斷雲空倚嘯自應長臥子雲居

畫雜草幽花得句

黃星窺曉靨紅豔冷春衣猶有嫣香在還防蛺蝶飛
露甲亂如煙蓬絲漸成束幽人閉戶心都長南園綠
春心殊未減長夏復何如曉夢吟煙草池塘細雨初
雀稅還留麥荷花亦有郎東風搖蕩久原不愛春陽

坐想驚蛇勢。公孫劍未知。從君問顛草。爲我一臨池。昔人以驚蛇入草評書。取生趣飛動也。余于畫草。輒悟此意。以似半園先生。發臨池之興耳。

游林屋洞

仙洞堪居不敢留。自題蒼蘚記曾遊。未知水底通何處。祇覺波濤在上頭。林屋洞最深處。每聞水聲在人頂上過。

著屐支笻竟日遊。登山先爲下山愁。石厓斗絕無人處。更有高峯峯上頭。

癸丑臘月。假館梅華樓作。

性癖深知與世疎。藥畦春雨帶經鋤。夜長霜冷無膏火。猶點松明寫道書。

亂山截截樹蒼蒼。鶴引風聲清唳長。一縷炊煙林外見。土鍋蒸飯半松香。

湖上作

無花春鳥散。將雨夏蟲知。蝦菜三江好。蓴□四月遲。綠煙消柘火。白雪照蠶絲。一片西湖水。今成飲馬池。

闕題

蘭風吹過半窗寒。几上梧烟落井幹。殘月在庭如夜雪。獨吟人起捲簾看。

春雪年年換柳絲。江花空滿故園枝。高吟不管人間恨。縱問銅駝那得知。

題雙鳳扇

不芟苔草種梧桐。五色雲生珠露叢。莫道人間無鳳鳥。丹山今在百花中。

子鶴道兄新居。移古梅一本。索同人賦詩。口占三截句相贈。子鶴天懷幽澹。不因人熱。觀其移梅詩。可以知其雅尚矣。余與鶴兄有深契。故略得其性情。因梅以諷歎之云爾。

羅浮天畔美人思。茅屋從來春到遲。萬紫千紅都不屑。只宜冰雪半枯枝。

薛衣寂寞臥溪濱。惟有梅知隱士貧。時抱寒條動眞想。花開不是世間春。

橅劉宋落花戲魚圖

風微不動蘋。紅雨灑花津。跳波魚出藻。攪碎一池春。

花底唱滄浪。菰蒲望渺茫。眼中無壯士。不必問魚腸。

擬華光大士二友圖

葉比琅玕翠。花猶雪後紅。與梅相作伴。不讓歲寒松。

北宋徐崇嗣沒骨圖法

誰剪龍綃作舞衣。轆轤分水到青溪。石城兩槳桃花雨。催送莫愁何處歸。

天中麗景

蒲葉翠堪把。沃丹含露開。葵花看更好。紅照手中杯。

畫菊擬徐崇嗣法

高吟花底蕩清絃。打馬藏鉤夜不眠。買得糟邱多釀酒。與君長醉菊花天。

又

紅綃看拂舞。紫豔捲璇霜。酒邊誰按拍。散序是霓裳。

畫墨菊（元人多作墨菊。明代白石白陽。尤稱擅長。余不能兼綜衆家。亦不入時人畦徑。）

清霜下東籬。佳色滿花枝。載咏南山篇。幽懷不自持。

擬玉臺體三章

昔從姑射見神仙。綽約膚如冰雪妍。忽放芙蓉金鏡底。隔帷香滿鳳凰煙。

門草花房賭玉環。水精簾捲珮珊珊。張家自有雕龍管。斜對菱花畫遠山。

紅桂開時換紫綃。鈿車聲過赤闌橋。月中更按霓裳曲。臺上齊吹碧玉簫。

米虎兒雲山墨戲

水如羅帶山如玉。白雲斷處橫溪屋。山光迷離空翠來。於此移家老南麓。

石谷畫元人逸趣

笑我癡顛成痼癖。問君何事最銷魂。自言只愛王郎筆。半幅靈烟墨一痕。（玉峰北園戲友人曰。今之夢想王郎。一筆兩筆。而不可）

得者皆是也・因拈此與賞音發笑・

石谷臨九龍山人枯槎竹石（枯槎竹石・非倪非黃・玩其率意落筆・脫盡畫家徑路・始見天趣飛翔・逸氣動人也・）

心忘方入妙意到不求工點拂橫斜處天機在此中

秋水軒竹下與聖上人說離世絕俗結茅住山之樂賦詩以訂同游之期

虛舟偶然住觀世洞機深竹下論終古蘭氣盈空襟知君蛻塵境眞有住山心愛我結霞想相呼楓樹林身游碧雲渺無際脚踏千峯不可尋我笑尙平婚嫁畢桃花轉使游踪失雪谷無人獨坐時山魈夜嘯猿晝泣榛風瀑雨滿琴牀古壑迷空不見日破屋長留折脚鐺口吹松火同煨栗（秋夜秉燭・在絡緯聲中書此・自覺塵境纏縛・迹與心違・未識何日與君方果此緣・徒悅紛華・難期戰勝・髮將種種・放筆慨然・）

林使君攜酒聖公禪房招余夜談有作

使君停驂處禪房映花木吏散歸鴉間解衣就深綠離氛澹神機泠然若空谷靜笑洞八牕霽光射晴麓水氣延微涼桐風臨夜肅行廚分伊蒲瑤樽耿華燭清驩展良宴聊敍心款曲

丁巳九日同人集聖公山池登臺眺望分韻得來字

白社招尋處黃花殊未開有橋通斷岸踏葉到空臺險句愁中得奇懷天際來無衣兼旅病秋氣莫相催況是悲秋客還同莊舄哀畏吟如病酒側帽對寒杯祇樹霜初落衡陽鴈不來兵聲在天末勝地此遲回

秋夜移燈作

竹籬門徑對寒溪。嵐影橫空碧樹齊。路入此山深幾許。只因山近見山低。

烏目山人與予論筆墨。數十晝夜不倦。醉舞歌呼。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之意。

客館高吟處。寒蟲靜不聞。秋窗夜風雨。灑墨欲成雲。

贈馮子賓伯

何必迴車學步兵。底須空谷更藏聲。芝英摘盡南山紫。黍火難分乙夜明。尙有龍光占斗氣。還留鶴髮待沙清。花源甲子相忘久。長與仙人醉碧城。

前年與藝初舍人同過桂樹下。盤桓有憶。幷寄仲璋。

賞花期我醉園中。涼雨偏遲花下蹤。爲語主人留美酒。待開晴日看芙蓉。敬兄次日相期。載酒重過游賞。值雨不果。而桂已闌珊。因有芙蓉之約。

老松柏圖

仙人解衣自盤礴。造化慘澹秋毫端。枝柯千仞入層漢。笙籟萬壑鳴驚湍。堂中日月不可老。壁上雷雨何時乾。我來醉臥北窗下。夢跨黃鶴天風寒。

雙松雲壁

飄渺紅霞翠壁開五城天畔見樓臺泠風石上松濤起如聽緱山笙鶴來

罌粟花

未許穿花蛺蝶飛仙人新剪絳雲衣人間貯粟能長滿那使金門曼倩飢

毫端碧海起扶桑碎剪紅霞裹綠房何用紅泉摘瑤草滿囊金粟是仙糧

題自畫牡丹圖和趙文敏詩韻

百舌聲中欲送春碧闌綃幙散香塵東風著意塗紅紫肯負花前對酒人

題畫竹

鱗甲遮藏翡翠竿不驚風雨尚泥蟠那知變化原俄頃猶作尋常篠蕩看

月下竹

帶露含煙瘦影垂王猷去後減風姿可憐勁節無人賞只有秋空碧月知

華山采藥歌

使君愛秋爽林坐想巖花長鑱入谷中采采盈鮮葩千條束綠玉一筐承紫霞天女散不盡靈風送瑤華

移根出煙路種此雲之涯閒尋神農書刻草護瓊芽

林居高士圖詩贈蓉峯

愔怳鬼神下。盤礴元氣中。抽毫見商嶺。拈草識黃公。
草石本無性。巖泉亦沉冥。借問此何年。天醉殊未醒。
何處發清嘯。遙睇深松林。荒溪碧雲上。蕭寥鸞鳳音。
人間無西山。不向山中宿。吟詩雲鳥趨。閉戶日月獨。
仙人青精飯。滿注流霞杯。圖成三珠樹。呼雲待鶴來。

與端木南星文襄立東皐柳汀月下作。

草色過橋沒。晚煙披秋叢。深柳夾空渠。月華貫其中。笑言清光下。響答依吟蟲。行穿暗樹陰。立盡豆花風。

楚楚閣望隔牆黃葉

金光閃天半。木葉如黃雲。旌幢紛來下。恍見雲中君。

鄭山公銀臺過訪

高軒相過時。千林猶未綠。光風掩徑草。足音震空谷。鳳輝下千仞。萬象同沐浴。白鷗不驚飛。庭花散車軸。
詩留山陰雪。清警叩元玉。新賞展琴絃。同奏高山曲。

牛郎花

何日乘槎同海客。支機河畔問雙星。綠衣不剪天孫錦。寶玦還如碾帝青。

水村圖意

魚罾絲網挂春煙。無數鷗鷺下渚田。紅杏花村沽酒路。綠楊溪岸釣魚船。

龍陣圖

黃沙漲天天欲昏。排山黑風奔江門。何人去塞土囊口。天與河流一色渾。短禾青青纔尺許。只見風來不見雨。雨師風伯不相能。彼蒼高高奈何汝。

玉蘭

花期恐落辛夷後。不耐春風待葉稠。何似漢宮明月夜。玉盤擎露樹梢頭。

梨花

一樹梨花素雪霏。美人白紵試春衣。水晶簾下新妝竟。笑看飲梁玉燕飛。

春雨春風能幾宵。吹香落粉溼還飄。朝來試看瓊枝上。幾朵寒酥未肯消

金魚

一水空明尾鬣斜。迴環島嶼卽天涯。比鱗紅白紛相映。風過絪桃又落花。

松蘭

蟠根古榦自離奇。莫道春風雨露遲。忽見蘭階青翠色。參天新長萬年枝。

荷花

綠影遷延舞袖遲。恍如金粉散琳池。最憐謝客詩偏好。曾比芙蓉出水時。

碧玉秋成影漸稀。可憐紅豔冷相依。蒲塘莫遣西風入。留補騷人舊日衣。

玉蘭紅杏

陳宮一曲憶吳娥。玉輦春殘幾度過。仙掌夜寒沉壁月。珠裙風細舞紅羅。

杏花

東風吹滿綠楊煙。一樹啼鴉驚起眠。無處踏春春欲去。高樓閒過杏花天。

菊花

素娥青女催秋老。金粉紅衣正少年。最愛花叢游賞日。已涼天氣未霜前。

芙蓉楊柳

綠鬢紅顏冷淡姿。美人江上費相思。嬌妖合是神仙侶。十二城邊第幾枝。

牡丹

爲寫春風第一枝。錦帷日映弄晴絲。沉香亭北瑤臺下。猶憶清平最妙詞。

題畫

借得銀蟾秋夜光。珊瑚枝畔憶龍堂。天公不許紅顏老。冷豔偏能鬥曉霜。

菊花秋色

一片秋容媚彩霞。鴈來紅葉間黃花。若教添箇東籬客。便是當年處士家。

黃花紅葉御溝頭。寫出當年一段愁。最是題詩人不見。可憐孤負漢宮秋。

墨花

蜂蝶紛飛傍石臺。相傳人自洛陽來。世間多少閒花草。不逐東風次第開。

野草閒花石壁幽。翩翩蜂蝶似綢繆。非關筆底無顏色。解得君懷淡處求。

臨唐解元梅花得句

琉璃硯匣凍金池。雪壓松窗獨坐時。珍重東風憐寂寞。急吹春色上南枝。

紫藤

數向春煙舞絳羅。枝枝長帶好風多。玲瓏何必成珠琲。窈窕偏能學女蘿。

山水

松壑危橋澗路分。瀑花飛處下紛紛。傍巖徑入松杉去。時有鍾聲出白雲。

春陰脈脈碧山岑。上有連雲深樹林。逢人笑指清溪路。一帶疎籬傍水濱。

點石移泉興不窮墨花能與碧雲通何須著屐尋山去萬壑千崖在此中

又

曲渚荒煙斷深林見月遲寒聲何處起風在最高枝

百合

墨汁灑金壺香風動瑤圃玉簫明月中一隊霓裳舞

萱花

我非兒女腸焉用忘憂草欲箝黃鵠觜可惜令英好

菊

冷香偏有韻眞意卻無言借問隱君子何時開故園

藤花

翠帳紫流蘇垂垂雙綬紆莫教風拂帽應有露凝珠

牽牛花

曉露逼新妝螺粉青如此睨彼阿儺姿還宜託君子

竹影

秋寒煙翠影相依。夜閣無風聲漸稀。剪却月華多破碎。滿庭曾不礙人衣。

蘭竹

野竹自蕭散。幽蘭亦錯雜。清風在一枝。清韻互相答。

玫瑰

異香原不散。麗色豔江妃。鄰家小兒女。錯認是薔薇。

竹

春霧沉沉翠不明。穿雲曾見籜龍驚。從今不種琅玕竹。最怕空堂夜雨聲。

又

綠雲晴不散。風動曉窗聲。煙月闌干夜。閒吹碧玉笙。

秋花草竹石

秋色在草。秋聲在竹。宵風曉霜。以媚幽獨。

洛陽花蜂蝶

峭壁獨成秀。閒花靜自妍。幽人領眞趣。蜂蝶更翩然。

蘭花

蘭生空谷送幽香。嫋嫋風來浙水長。一曲瑤琴魂欲斷。誰憐明月落河梁。

楚畹從來有異香。騷人解佩憶沅湘。元洲咫尺非千里。半幅瀟湘風滿床。

誰寫春三雨後天。枝枝香煖玉生煙。瀟湘半幅青拖水。團扇空懷月未圓。

剪取春風入彩毫。美人級佩憶江皐。於今九畹湘南隔。不敢高吟學楚騷。

郊外歎柳（時黃河築堤・官府徵柳條殆盡・）

劫火難留草木身。長條短葉已成塵。千村不見楊花起。減却江南三月春。

牡丹

剪剪東風已送寒。紅雲空向畫圖看。早知富貴花中有。爭覓閒田種牡丹。

蠟梅

芳年將暮恨蹉跎。雪壓風欺奈爾何。瘦影自憐春不管。豈能含豔待陽和。

梨花

原非玉樹舊歌聲。簾捲東風永夜情。偏是月中容易見。石闌西畔最分明。

清明園桃未開戲寫一枝得句

飄渺紅霞天半開。仙姝還在舊丹臺。不須更訪胡麻飯。滿手春風玉洞來。

雙鹿小景

荒厓無樹石淙西。曉霧沉沉竹影低。偶與山靈同抵掌。不知白鹿過前溪。

荔枝

瓊漿原道出仙家。點點枝頭映日斜。絳雪一斟無六月。安期漫說棗如瓜。

芳樹層層綴嫩芽。碧叢翠朵盡丹砂。驅馳驛路難消夏。試薦琱盤豔落霞。

香山翁畫（翁以文章詩酒氣盛海內，間潑墨爲溪山，雲烟樹石，墨華水暈，出宋入元。）

松子藤花墜石欄。竹堂雲氣晝漫漫。不須坐看峨眉雪。瀑布空山六月寒。

夜閣畫春草拈句

蓬鬢未能理。長紅空自嬌。只愁春欲盡。蝴蝶粉衣銷。

玉勒游何地。香車幾度過。可憐江上綠。春雨怨湘娥。

竹下狂客洗手圖

看竹情未移。長箋寫初竟。步兵當晝醒。罷舞不離鏡。銅盤置水光照人。掬水欲洗巢由塵。嚏蛄滿耳冠絕纓。百城茫茫誰問津。上天洗明月。明月空在手。瀉地洗甲兵。天河斷已久。仙人夜語時。臥柳生左肘。三山又見黃塵走。指端一滴蛟龍守。

巢雲子于素壁洞中畫水仙數十本

宓妃不在水素女忽行地半壁挂海月四時作香氣煙裳雪佩暗生春洞口千花中有人

舟中畫歸舟圖

筆精成霧冷如秋半卷齊紈烟雨收人在扇中偏畫扇細窺雲母認蘭舟

未過姑蘇不見山板橋楊葉水腰灣鵁鶄欲下知魚網一片青蘆紅蓼灘

題扇寄麗門大師白門

長江沙岸草侵天雲去千山別夢懸遙憶石頭城下路鷓鴣啼散六朝煙

贈莊太史澹菴納姬四首已見正集

同心羅帶鎖文龍峽雨三春豆蔻封繡出彩雲遮不得西湖亦有美人峯

醉裏頻呼龍井茶黃星醫亂鬢邊鴉移燈笑換葡萄錦倚枕斜簪茉莉花

苜蓿朱闌驟裹嘶吹簫壁月上紅梨好花何必于闐舞巧笑曾傳下蔡迷

香草流連油壁車天河六月未通槎知君陌上情如此肯放青驄過若耶時太史將游山陰

題扇贈客

含毫春破研池痕曉夢篷窗碧雨翻倘對繁花思上苑坐看蝴蝶起南園

畫米元暉瀟湘白雲圖贈楚人曹尙白。

同向壺天數鴈羣今宵劍氣又重分相逢不采秋芳贈但寫湘江一片雲。

五月江上和楊靑巖韻

浮玉雲初散江天倚櫂看今朝同對酒五月尙餘寒採艾還逢雨披裘不著紈胡牀誰據坐吹笛舊稱桓。

把酒篷窗下含毫鏡裏看蒲風吹面綠榴火照衣寒江練開湘管山雲破越紈歌筵能愛客應不羨曹桓。

爲周太史畫湖山小景

西泛羣鷗伴寂寥銅棺嵐翠坐昏朝先生却愛湖山好自向圖中辨六橋。

畫江山停棹處和楊靑巖韻

夏寒江上放晴遲風月流連倚棹時灑墨忽隨天雨至移山不待曉雲知重窺覛路曾游地笑誦磨厓記勝詩花下披圖把酒看暗潮汀外尙迷離。

己酉於鶴鳴軒中爲周太史畫雪景。

先生不看長安雪朝天玉佩牀頭結夢醒都忘禁漏寒曉吟晴雪望銅棺我乘靑雀放煙水山山盡沒寒雲裏呼我城西看雪歸披裘不帶東山妓靑天瑤海在吾指高柯風勁冰鱗起先生分我葡萄之漿與酥酪挹漿自挽鸕鷀杓與酣燃燭披長紬倒劃霜弧想靈壑峨嵋仙人久寂寞夜鳴驚起瑤臺鶴素娥吹度

吟風閣碎剪銀雲半天落琉璃研匣猶未冰詩成更洗葡萄爵

甲子春日對花臨寫

千點楊花翻雪浦一枝仙杏傍紅牆藥圃春風吟嘯處更兼花壓美人牀

菊

秋光住半壁金飈新鑄顏賞心不在遠隱几卽南山

臨宋人畫　宋人紈扇有此圖深得水汀蘋藻孤蒲清淺沉浮風漣雲漪盪漾之趣略用其意爲此與賞音發笑

花依翠柳舞晴空欲門深紅與淺紅待得小桃都結子也將飛絮嫁東風

睡鳥圖　余于吳門好事家觀元人睡鳥圖渲染迷離烟霧卷舒有致宛然夜色蓋得之筆墨之外也

員嶠方壺憶夢游泠風不動夜香浮莫矜錦帳紅羅舞姑射仙人在上頭

題畫

玉樹歌殘應罷舞春深翠袖尙餘寒美人獨望瑤臺月斜倚東風十二闌

秦臺遙憶鳳雙飛乍見仙姝解珮遲碧海珊瑚原有網扶桑誰剪舊燒枝

玉房朱實圖

墨雨秋開碧玉房凌波仙子捲羅裳犀盤一瀉芙蓉露又迸明珠出絳囊

春齋坐雨

煙雨迷漫遠樹稀。長汀草色冷侵衣。三春江上勞人思。都作楊花撲面飛。

牡丹

繁枝如護碧桃紗。神女仙裳剪紫霞。占斷春風誇第一。肯將傾國讓姚家。

臨宋人寫生

春郊已見餞青陽。種豆南園甲坼蒼。凝露只今看引蔓。卸花何日采盈筐。吟來杜甫詩偏好。傍去盧敖宅不妨。我亦乞尋茅屋賦。涼陰爲客設繩牀。

青菜

灌園我住甌香館。佳客每同花下飯。曉露新抽翠甲肥。春鋤更剔黃牙嫩。

爲蘭雪題石谷册（三年不見石谷筆墨。遂臻極致。觀其含毫傳色。經營苦心。自董宗伯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

鷗波昔石谷。石谷今鷗波。英雄惟使君。天下如君何。

臨元人睡鳥圖

密翠長條野岸邊。花枝如雪半籠烟。濃香殘月玲瓏影。照見花間夜鳥眠。

畫蝶

煙圃吟秋興不孤．花間殘夢繞庭蕪．秋牕坐掩南華卷．閒寫滕王蛺蝶圖．

寒柯翠筠（擬雲西老人法．）

人有歲寒心．乃有歲寒節．何能貌不枯．虛心聽霜雪．

柜霜野鶩

芙蓉露冷汀烟近．荷芰風殘月影沉．獨有亭亭雙野鶩．秋深偏愛拒霜新．

湘雨東軒避暑．戲拈宋人沒骨法．

夏月紅薇傍綠池．秋風還與美人期．誰知花豔驚心處．只有徐熙大折枝．

菊（擬徐崇嗣設色．）

抽毫把酒坐苔茵．陶令羅含共結鄰．我愛好花秋更麗．不須青女妬華春．

歲寒三友（予獨愛此三種．喜其積雪凝寒之候．能表貞素之華．矯然有以自異．可方遯世之君子．因爲圖．）

以爾爲三友．眞能傲衆芳．自留蒼翠色．努力飽風霜．

凌霄

流黃溪女機．雲錦天孫織．銅盤金莖露．仙人猶可即．深知干雲心．眞有搏風力．上枝盤拏勢莫攀．花房盡染朝霞色．

寫風雨竹　昔蘇長公守杭州游于兩峯三竺間風雨暮歸令朝雲執燭寫風雨竹枝題云更拚掀舞意秉燭畫風篠美人爲解顏恰似腰肢裊後九龍山人王孟端仿佛秋夜聞笛戲摹其意并步韻和之云前賢清韻在逸興寄琦篠何處暗飛聲仿佛琅玕裊二卷今在眞定相公處已入長安無從賞鑒雨牕開寂亦復效顰井撫竹枝與竹音發笑

憶古游清思墨華澹烟篠研北寫冷風碧影秋空裊

己酉九月南野望山得此意

移雲本無心拔山不言力把菊一高吟醉臥南山石

仙圃叢花　癸亥八月摹北宋徐崇嗣法爲鬱聲道翁作

杜若冷秋苑桂枝搖青邱亳端眞爛漫花滿一庭秋

丹梯不在遠廿谷我移家曉來窺半壁總是赤城霞

題耕烟山人墨竹

拔得青鸞翅空中墜墨精寒窗夜風雨片片作秋聲

設色花

瑤臺珠樹影玲瓏香氣氤氳隔座通神女霞裳翻豔曲仙人同醉玉芙蓉

瑤草琪花石徑深琅玕影裏翠雲明羽衣緩嶺聯翩起空外時聞吹玉笙

醉臥　余不能飲・而好作醉語・天不耐不有秋・秋蟲攪人・憚子故欲醒耳・

醉臥叢花錦石邊。莎雞啼過海棠烟。家貧更少鶡裘貰。自寫秋光換酒錢。

又題

石骨寒如我。秋花能瘦人。曉吟常對此。老圃未全貧。

寒山圖贈孫承公

石壁雲深澗戶明。幽人未了向山情。碧嵐秋響琴中聽。都作孫登長嘯聲。

紅白梅花

淺綠輕紅雅澹妝。羣芳譜號鴛鴦。東風有意成連理。冷豔雙開一樣香。

端木新構秋樹根軒。旁架一楹。顏曰半亭。以收東隅之勝。因爲圖而系之以詩。

老樹倚敲石。古根綴虛廊。落葉到空井。寒翠侵半牆。松鼠下烟蔦。竹雞穿荒岡。半亭棲櫚陰。其下俯滄浪。過橋望春曉。碧瓦浮煙霜。高吟秋樹底。坐攬青翠光。

仙人謠　佐老道翁・隱於塵中・毛褐傲世・不屑軒冕・雖操奇贏・不屑鎗鉄・載酒尋花・擊鼓彈絲・有以自樂・吾知其人必豪快士也・儻所謂挾陶朱之策・而有劇孟之風者歟・庚戌二月・適當五十春秋・其內兄吳君涵一・屬余作歌以進一觴・因賦仙人謠・并題畫圖幀首・聊當九如之頌云・

仙人御泠風。縹渺驂赤螭。手持雙文篴。煜煜五色芝。云從苕霅來。容裔江水湄。紫鳳方引雛。和鸞鳴相隨。

重樓何嵯峨。瓊樹高其枝。下有豪士居。素風澹光儀。小隱羨東門。揮金笑鴟夷。錦茵互照耀。軒蓋紛交馳。拊節奏靈鼉。高歌激清絲。絳雪猶在山。梅花蔽雲涯。叢蘭生庭中。當春發華滋。霓裳舞玳筵。令節更張帷。麟脯錯玉盤。天酒澄金巵。何須拍洪厓。何必翔華池。鹿車正宛宛。青鳥飛來遲。長揖問松喬。奇齡與等期。

石榴萱草

前庭多種宜男草。後園亦栽多子榴。最愛杜陵詩句好。積善滾滾生公侯。

白華齋題畫梅

抽毫山閣曉吟詩。得意還添帶雪枝。白鶴橫江春夢醒。暗香惟有月明知。

上苑桃花

度索山頭駐綵霞。蓬萊宮闕卽仙家。共傳西苑千秋實。已著東風一樹花。

桃花

紅霞初放正千春。夢醒看飛碧海塵。何必花溪尋洞隱。一枝如見避秦人。

題水墨畫

古桐寒嵯峨。夜聞湘靈語。雲濤相激蕩。天末獨延佇。所思隔雲霧。張樂在何許。風起斑篁送綠波。墨華飛過芙蓉浦。爲剪湘南一片雲。灑作吳天半天雨。

題四君子圖葉石林稱松杉槐柏爲四君子・曾見倪迂有此圖・戲爲廣霞余君作・・

樹古眞同君子身石屏煙翠不生塵槐風柏雨松杉影長伴茅亭讀易人・

雪

亂竹壓簷枯樹低・滿林飛雪萬山迷・一從乘興王猷去千古無人到剡溪・

雪滿千林未見梅・擁爐看雪草堂開・懸帷不覺吟詩冷・恐有高人踏雪來・

橫空墨雨

天吳欲動灑窗几・何處移山竟不知・長教袖裏生雲霧・自有神龍起研池・

墨李花

穠華歌罷想葩詩・仙苑瑤臺初見時・却怪東風寒未減・春深殘雪尙封枝・

寫生

紅霞天半美人思・隔水微香過綠池・我見炎風花正好・霜前猶有半開枝・

菊

錦石如雲落翠翹・曲殘金縷度纖腰・黃鵝赤鳳還同舞・不數江東有二喬・

送友

半壑鶯花天外思。薜蘿還與碧山期。憐君姓氏如香草。眞比江蘺未采時。

題古松一角

硯底呼雲雲不開。閒將禿筆掃風雷。懸厓倒拔蒼虯影。分得枯槎一半來。

失題

金烏廣寒宿。玉兔春咸池。烏有凍死骨。兔有渴死皮。龍伯長不可縮。僬僥短不可續。截蚿之足。益蛇之腹。野田淒雨蚿蛇哭。楚山不識晉。越山不識吳。機梭斷絕禾稼枯。愚公豈借留侯箸。漢陰寶其拙。公輸之巧非吾徒。於蒐雖大勇。鹿子不願以爲父。鵂鶹雖至悍。鳩婦不願以爲夫。我飲非爾口。我行非爾趺。爾不我借。我不爾呼。爾今非我將焉誣。騏驥白澤。日走萬里。若以守戶。貽笑韓盧。吁嗟乎。

冬至早梅

鄒律初傳谷。昭回萬卉知。天心雪後見。春色隴頭疑。葭動還依杪。香寒未透枝。巖阿千百樹。次第待冰澌。

見說南枝好。登臨信已然。元旗花拂首。紫閣玉含煙。瘦不因霜勁。芳從帶雪妍。調和應有待。生意已娟娟。

把酒向高岡。柔條出短牆。松虬隨意古。柳色漫拖黃。倚石香還冷。臨流影未藏。清芬殊足挹。月出已東方。

絕句

美酒愛從愁裏醉。傾城偏向客中憐。迴文遠寄機中錦。客舫應分第二泉。

長別離

藕絲作線難成縫。雪花作綿玉肌凍。三尺枯桐澀不流。哀絲聽盡孤鵾弄。公子年年長別離。美人腸斷愁蛾重。棲鸞閣裏斷春風。幾曾吹得羅襦動。楚山歷歷空高寒。神娥不作行雲夢。却笑妖姬梁玉清。隨人逃入少僊洞。

客澄懷館。爲許暘谷題濯足圖。

峭壁上瞰盡雲海。雙足下拂千江流。從今不踏紅塵去。直御泠風過十洲。

山鵖蹋野雉

雲壑宜人坐不還。微風入樹葉聲閒。攤書正有巖花落。故故留紅句讀間。

蒼玉高標何突兀。紅蓮小朵亦依稀。華蟲留得文章在。莫謂無時入舜衣。

菊花秋色

黃鵝紫鳳嬌欲舞。金幢玉節紛來迎。南山悠然若在眼。滿手秋風餐落英。

萱花

不料憂多未可忘。一枝閒淡倚斜陽。尋思何處曾看見。記得家園近北堂。

甌香館集補遺畫跋

詩意須極飄渺。有一唱三歎之音。方能感人。然則不能感人之音。非詩也。書法畫理皆然。筆先之意。卽唱歎之音。感人之深者。舍此亦併無書畫可言。

十四叔父以大耋之年。攜行篋訪友數千里外。所至登臨山水。探攬名勝。神氣軒舉。不減少壯時。使人望之若神仙中人也。重九前三日。爲攬揆之辰。呼友臨晴川樓。置酒高歌。一望洞庭瀟湘。半江帆影。千山黛色。盡在杯斝間。收其勝槩。與酬得句。高吟相望。以問江山有筆搖五嶽。嘯傲滄洲之意。歸時以詩示壽平。兼屬同人和之。因製圖以志勝事。

吳道子寫嘉陵山水于殿壁。一日而盡。論者謂邱壑成於胸中。旣寤則發之于畫。故物無留迹。李廣射石。初則沒羽飲金。旣則不勝。石坡有石。見者旣以爲礙。神定者一發得之。妙解至此。可以語吳生之意矣。

蒼厓峭壁。古木叢篁。尺幅之中。有萬仞之勢。含毫獨運。迥發天倪。象外風流。靈襟未隔。雖未能拔壁而飛。庶幾北苑谿山。別開生面耳。

元人逸品。其意難言矣。殆如盧敖之遊太淸。列子之御冷風也。美人之光。可以養目。於畫亦然。

米家父子。以雲山爲墨戲。一正畫史謬習。稱千古墨苑風流第一。惟後董宗伯。可與並驅。餘子碌碌。不足

數矣。

畫菊難。墨菊尤難。元人王澹軒之工秀。周草牕之清妍。不如唐解元之高逸。此圖專師六如。與元人小異。麻皮細皴。破筆點刷。如絲如髮。無韻無趣。今之所爲山樵。非余之所爲山樵也。然則爲山樵者當何如。蓋亦不出麻皮細皴。破筆點刷。得其解者。于毫忽間辨出性情。便欲與山樵同旦暮耳。

繪風易。繪聲難。昔人畫樹。多作偃枝低亞。以狀風勢。此圖獨畫流雲奔湧。與巖林石泉相激蕩。萬竅怒號之態。灑然洞目。若聞吹萬之聲。出指腕間。可以補前人所未備也。

隨意點色。不爲工整。以荒率取勝。於吳門好事家。觀白石翁卷。戲臨。

巨公神氣沈鬱。非時史所能夢見。王郎其藝游而至者乎。

秋夜與石谷談高尚書碧山圖。浩蕩縱逸。無復徑轍可尋。因戲摹之。

吾友東崍莊子。將北走燕臺。南浮江漢。探匡廬彭蠡之奇。索予圖資行篋吟賞。因拈東皐一樹一石與之。雖江山攬勝無窮。未若故園風物可懷也。東老鑒之。

承公表兄。曾同石谷子戒余寫生。恐久耽于此。便與雲烟林壑墨雨淋漓之趣漸遠。有頃。頻索余畫牡丹。又急屬唐匹士畫芙蓉大障。豈花藥幽思逸致。足移人情耶。

甲寅九月。同公訪友天湖。泛舟白蘋紅蓼間。西風五兩。烟水蒼涼。時籬菊未黃。把酒長吟。篷窗戲點色製

圖。九華清興。南山眞想。庶幾非遠。願與賞心同此娛玩。

作米山須善用五色墨。能知五色墨法。則米山不難工矣。然予雖知之。殊未盡其妙也。

九日坐雨秉燭。聽純兄吟新詩甚清越。東園生興發。得彝老扇。縱筆作風雨圖。意頗逸。亦以無聲詩歆之耳。

無石道翁。高尙士也。隱居游閒。以傲世絕俗。盤潛北郭十畝之間。人無知之者。翠竹千竿。梅花百樹。繩牀茶竈。蕭然放情。有以自樂。余愛慕其人。因寫幽居圖贈之。幷志同心之賞。

唐解元折枝紅杏。饒有風韻。余於金閶紅鵝館見之。因臨。

娛閒新趣。愛此秋華。坐想叢苔。以資吟嘯。

前人畫梅者多矣。惟楊補之用筆簡潔。有高人體氣。洗脫塵境。悠然神遠。余所一見而銷魂。千載之下。願爲執鞭者。觀陳徵君此幀。能得補之之簡。雖神韻未超絕。亦近時一佳品也。鑒者珍之。

陸叔平作石骨枯澹峭勁。獨闢奇險之境。其用筆從洪谷營邱高峭中來。但轉折處多作意。棱角太露。便與古人藏鋒渾厚之旨相背耳。此圖小變其法。皴擦枯勁。不爲棱角。世有賞音。當不以吾言爲河漢。

先香山翁嘗稱人間無北苑畫。惟文敏家藏半幅耳。其神氣蒼莽橫絕古今。筆奪化權。莫得而議。學者豈能步其後塵。

迂老畫樹極簡貴獨蹤高軌澹然天眞在黃吳上今人率意當之徒足令大方掩口爾潑墨作橫點紛沓遝滿箋素便謂是梅花道人豈知吳生墨葉絕不爾也此弊自文沈以來然矣

子久浮嵐暖翠董雲間猶以細碎少之然層林疊巘凝暉鬱積蒼翠晶然奪人目精愈多愈細碎愈得佳爾小幀學子久略得大意細碎之譏正未敢以解雲間者自解也

煙絲露囊結翠可玩白石包山先獲我心矣

雲林畫不從人間來其以神馬飇輪與造化游鴻濛之外者乎東園生曰得雲林一樹一山游盤其中可以逍遙樂而忘世正不必上同巢由買山而隱

南宋馬和之畫柳如亂絲天趣飛動極瀟灑之致覺靈和殿外風流去人未遠

黃鶴山樵全法董巨其氣韻得之文敏皴擦得之輞川今人甫學山樵便稱神合畫虎刻鵠貽笑大雅因爲拈出以正時史之學山樵者

寒林倡於營邱衍于華原流于河陽而子華澤民又規模河陽者也沿其流者不振矣許道寧其登堂之彥乎唐子畏接響前徽足稱後勁夐乎駕子華河陽而上之此圖卽子畏法也筆外生氣非吾所知與鑒妙者辨取

此子久江山圖法也子久妙蹟尙留人間永爲世則墨林鑒士不能舍此他之耳

晞古骨法儁爽。發筆得峭勁之勢。俗學倣效。大都畫肉遺骨。使驒騮氣盡。吾不忍也。因爲圖正之。

昔顧駿之嘗構層樓爲畫所。每登樓去梯。家人罕見其面。自古以筆墨稱者。類有所寄寓。而以毫素騁發其激宕鬱積不平之氣。故勝國諸賢。往往以墨林爲桃花源。沈湎其中。乃不知世界安問治亂。蓋所謂有託而逃焉者也。今之號爲畫者亦夥矣。營營焉。攘攘焉。屑屑焉。如蚩氓貿絲。視以前古法物。目眩五色。舌撟而不能下矣。矧可與知古人深心所在也耶。

倪迂作畫。如天駿騰空。白雲出岫。無半點塵俗氣。

黃涪翁云。書家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陶隱居論書云。要當以點畫論。極諸家之致。故書無點畫。不可以言書。畫無筆墨。不可以言畫。自文沈創興。遺落筆墨。而筆墨之法亡。雲間崛起。研精筆墨。而筆墨之法亦亡。何則。衍其流者忘其故。漸靡濫觴。不可使知之矣。墨工製人。研丹調青。且不識絹素爲何物。塗堊狼籍。輒侈口曰。倣某家。曰學某法。其所矜、剩唾也。其所寶、滌溺也。其所尚、垢滓也。舉世貿貿。莫鏡其非。耳食之徒。又建鼓而趨之。遂使齷齪賤工。亦往往參入室之譽。蓋鄭聲作而大雅之音亡。駿骨不來。而鼠璞寶矣。嗟乎。又豈獨繪事然哉。

聖濤周子。娛情毫素。妙鑒洞精。與東園生遺象忘言。神襟獨契。登□□維倣古法。得小景十二幀。爲宗少文增臥游之勝。暇日高樓吟嘯。橫琴對之。當使空翠盈襟。嵐烟滿握。一室盤桓。攬趣無窮。正不必作千巖

萬壑想也。董宗伯所藏巨僧松陰論古圖。筆力沈冥。晶光照映。見之此圖。松林飛瀑。猶存神氣於百一耳。子久浮嵐暖翠。眞平生第一墨寶也。余獵其精潤。芟其細碎。覺韻致不相遠矣。

山樵夏日山居。全法董叔達。神氣蒼莽。有洪谷雲中山頂。四面峻厚之勢。覺癡翁猶遜其沉古耳。

米家大翠黛。得之于游戲者轉至耳。

學雲林對如快馬斫陣。乃得勢。無此興會者。不可與言雲林也。

每學梅沙彌輒以董巨法求之。自謂神合。庸史紛紛橫點。以沙彌爲口實。余豈能無辨哉。

空靈澹蕩。絕去筆墨畦徑。吾于方壺無間然矣。

山樵筆墨沉古。眞北苑之後勁。余嘗觀夏日山居圖。始知文沈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

余度臘高雲閣。殊喜暄霽。冬日如春溫。兩旬中連作畫册數本。皆規摹宋元。深入前人之法。涵盛而不化也。此册乃從篝燈醉夢中。摩挲毫素。偶拈一兩筆爲戲樂。蓋亦頗散繩束。欲脫去畦徑。取自快耳。昔范華原尙不能無用墨之議。王叔明之傑筆。而迂老或輕。余之所尙。正未可謂獨得而無蔽也。與鑒者言之。

斷如復斷。亂如復亂。點畫離披。落花游絲。能領斯趣。日與神遇。樹師營邱。石壁學華原。至象外之意。則東園自得之心匠爾。

符朗識半露之栖雞。苟勗知勞薪之炊飯。故有易牙之口以較錙銖。而乃不可得而遁也。繪事亦然。願以

投之知味者

洪谷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我思此語。十年猶未得也。學晞古不必似晞古。師子畏何妨非子畏。膠柱者之不可與言久矣。高徽絕絃。神駿誰賞。墨林荒蕪。吾未聞有鍾生伯牙也。

構想淵奇。觸境有無窮之詣。彼徒索於毫素者。離矣。

寫生之技。卽以古人爲師。猶未能臻至妙。必進而師撫造化。庶幾極妍盡態。而爲大雅之宗。

作畫須優入古人法度中。縱橫恣肆。方能脫落時徑。洗發新趣也。

此落葉無聲圖也。瑟索蕭悉。聲在樹中。可以目聽。如微風觸絃。響不從指。蔣生神契特高。不妨從懷袖間聞空山清籟之悅耳也。

郭熙畫法。譎宕奇逸。每以山谷眞雲。攝入囊中。徐放之。以似其飄渺之象。爲山形。故闢境奇妙。下筆靈變無方。蓋得之於造化者深矣。

米元暉自謂墨戲。足正千古畫史繆習。雖右丞亦在詆訶。致有具眼。

荒崖澗路。悄無行人。此天游生畫意也。

少時曾住天台山中。隨道侶入天峯。登華頂。卽太白詩。天台四萬八千丈。是也。宿華頂峯。觀日出。雲海浩蕩。駭目洞心。詩句畫圖。皆不能摹寫其神奇要妙也。

高松磐石。有柯丹邱遺意。

放于江湖。眇然忘機。噫嘻。此何世之民歟。

石谷子爲笪江上作篠瀨圖。極似文湖州。因擬爲之。

寫雲山當以氣勝。有吞吐千峯之勢。不獨仿米老爲然也。

方壺逸致蒼莽。有天驥騰空之勢。

無意爲文。乃留眞趣。

昔人寫生。多作折枝。徐熙父子。雖長綃大幀。每用此法。一枝一榦。有全樹之勢。

摹子久富春圖一角。人間所存癡翁墨妙惟此卷。在巨公以後。尙有典刑。

徐熙畫牡丹。止以筆墨隨意點定。略施丹粉。而神趣自足。亦猶寫山水取意到。

出入風雨卷舒蒼翠。走造化于毫端。可以哂洪谷。笑范寬。醉罵馬遠諸人矣。

用筆時須筆筆實。却筆筆虛。虛則意靈。靈則無滯。迹不滯。則神氣渾然。神氣渾然。則天工在是矣。夫筆盡而意無窮。虛之謂也。寫眞今稱廖謝。謝法不用一實筆。正相合。詩文之理亦然。句句實。意則易盡矣。今人詩文不佳。總只是實。

偶一披玩。忽如置身荒厓邃谷。寂寞無人之境。樹色離披。磵路盤折。景不盈尺。游目無窮。自非凝神獨照。

上接古人。得筆先之機。研象外之趣。未易臻此。

銷暑爲破格寫意。意者人人能見之。人人不能見也。

余嘗以癡翁爲勝國諸賢之冠。後惟啓南翁得其蒼渾。董雲間攻其秀潤。餘子碌碌。搖筆輒引癡翁。大抵皆畫虎刻鵠之類。而癡翁墨精汩於塵滓者久矣。願借秋山圖一是正之。

水亭琴韻。用雲西老人意。絕無高巖大嶺。飛湍瀑瀉。而風梧烟篠。如攬翠微。如聞清籟。橫琴坐忘。殊有傲睨萬物之容。

雪中月季。冰鱗玉柯。危幹凝碧。眞歲寒之麗賓。絕塵之畸客。吾將從之與元化遊。蓋亦挺其高標。無慚皎潔矣。

雲翁□臺先生。於馬上望眞洲江口。見雲影水光。帆檣估船。在萬柳烟梢。隱見出沒。眞一幅惠崇江南春也。歸時屬壽平製圖。

平遠數筆。煙波萬狀。所謂愈簡愈難。

思翁樹石。奉常家藏此卷。已數十年。奉常與王子石谷。爲筆墨之知。忘年密契。遂以藏卷贈之。前輩風流。眞可傳稱。以爲勝事。屬余記此。以備畫苑蒐擇云。

牛嫺佛手。皆柑也。而皆不以甘媚人。采則宜乎嚴苦。而反作悅人風味。名不足據。如是如是。

核桃殼堅不可卒破而多城府司馬仲達之流歟丹柿可欲而外衞不堅觸手糜爛豈曹子丹之徒耶得諫果而時置座庶幾其免夫

杏者幸也幸不妨于大故大之梅小則苦有大幸者必有小苦戲圖以自惕云

來禽枇杷皆綴皮以自護其甘惟楊家果則否所挾既勝彌見本色何煩包囊外護哉

桃著緋而核內脫菱著緋而角外銛乃知中膠而好用其鋒者大率皆綠衣黃綬之流

茆竅實薄竅虛實者重襲固多虛者絲累不少要皆不失爲君子之徒

在北爲梨在南爲秋白是梨非梨而實勝于梨但涉冬則敗矣在北棗圓在南棗橢以棗比棗似有殊于熟若使生食又何以異哉

葡萄酸中帶甘榴子酸中帶酢總不脫措大家風然言乎流漿掩露則河西之客差豪耳

黃金其外齎甕其中甚哉橙氏之子之飾貌也顏如渥丹腹若飴甘可與剖肝膈披情愫陸吉氏庶幾近之然而芬烈不逮矣

風菱外乾而中潤地栗貌寢而神澤剛毅木訥近仁果然必二子也

臘月墐戶烘硯偶憶徐幼文溪山高逸戲仿其意

夜飲歸殘燈了然積筆垢硯略爲伸紙莫作畫觀

家咸北郭蓮花池游賞最快意戲爲點墨遂多逸趣也

畫家塵俗蹊逕盡爲埽除獨有荒寒一境眞元人神髓所謂士氣逸品不入俗目惟識眞者能賞之

唐良士像贊像著縫掖衣坐巖壑中

革鞾闊袍黃皮袴褶與諸公子豪客狹邪爲貴游者非耶乃不流連林曲花枝酒樓風月曳雪攜雲戀五陵之裘馬而獨倚此霜苔丹崖樹林石淙風瀉盤桓於寂寞之濱嵐陰之下豈能從我於箕潁間哉白石可采瑤草可把攬此雲谿將稅吾駕

原老小像贊

解衣槃礴一邱一壑樂吾天眞墨花飄渺與古爲新心閒手敏以有道之器合無累之神雲泉胞與鴛花比鄰張目人間逍遙物外咄此軒冕若野馬之與埃塵覩見儀彩識君性情其西疇之傲賓墨苑之逸民

自臨隨清娛誌銘跋

人間流傳褚河南書有數十種筆法各不相似如聖教序二種法近古隸與他書懸殊又如哀册如枯樹賦皆稱褚書最上聲名赫然者予酷愛之嘗謂中令書當以此册爲第一亦如右軍之蘭亭他書卽佳不能敵矣惜無墨池研臼之功十年摹倣絕不得其用筆意以爲缺陷事

宋搨黃庭經跋

董宗伯稱黃庭經以思古齋刻爲最然佳本絕少此刻較清矯有骨力虞歐法度從可想也半園唐氏亦有藏本致精藏鋒渾厚眞希世之寶堪與此本伯仲耐齋珍之

記秋山圖始末

董文敏嘗稱生平所見黃一峯墨妙在人間者惟潤州修羽張氏所藏秋山圖爲第一非浮嵐夏山諸圖堪爲伯仲間以語婁東王奉常烟客謂君研精繪事以癡老爲宗然不可不見秋山圖也奉常懷然向宗伯乞書爲介幷載幣以行抵潤州先以書幣往比至門闃然雖廣廈深閒而廳事惟塵土雞鶩糞草幾滿側足趦趄奉常大詫心語是豈藏一峯名迹家邪已聞主人重門啓鑰僮僕掃除肅衣冠揖奉常張樂治具備賓主之禮乃出一峯秋山圖眙奉常一展視閒駭心洞目其圖乃用青綠設色寫叢林紅葉翁靉如火研硃點之甚奇麗上起正峯純是翠黛用房山橫點積成白雲籠其下雲以粉汁澹之彩翠爛然村墟雜落平沙叢雜小橋相映帶邱壑靈奇筆墨渾厚賦色麗而神古視向所見諸名本皆在下風始信宗伯絕嘆非過奉常既見此圖觀樂忘聲當食忘味神色無主明日停舟使客說主人願以金幣相易惟所欲主人啞然笑曰吾所愛豈可得哉不獲已而貶貶若是其惟暫假攜行李往都下歸時見還時奉常氣甚豪謂終當有之竟謝去於是奉常已抵京師亡何出使南還道京口重過其家閽人拒勿納矣問主人對以他往固請前圖一過目使三反不可重門扃鑰蓑草積地如故奉常徘徊淹久而去奉常公事畢晝夜

念此圖。乃復詣董宗伯定畫。宗伯云。微獨斯圖之爲美也。如石田雨夜止宿及自壽圖。眞蹟苑奇觀。當再見之。於是復作札與奉常。乃走使持書裝橐金。剋期而遣之。誡之曰。不得畫毋歸見我。使往奉書。爲款曲乞圖。語峻勿就。必欲得者。持雨夜止宿、自壽圖去。使逡巡歸報。奉常知終不可致。歎悵而已。

虞山石谷王郎者。與王奉常稱筆墨交。奉常諮論古今名跡。王郎爲述沙磧富春諸圖云云。奉常勿愛也。呼石谷君。知秋山圖邪。因爲備述此圖。蓋奉常當時寓目間。如鑑洞形。毛髮不隔。聞所說。恍如懸一圖于人目前。其時董宗伯棄世久。藏圖之家。已更三世。奉常亦閱滄桑且五十年。未知此圖存否。何如。與王郎相對嘆息。已石谷將之維揚。奉常云。能一訪秋山否。以手札屬石谷。石谷攜書往來吳閶間。對客言之。客索書觀。奉常語奇之。立袖書言于貴戚王長安氏。王氏果欲得之。並命客渡江物色之。于是張之孫某悉取所藏彝鼎法書。幷持一峯秋山圖來。王氏大悅。延置上座。出家姬合樂享之。盡獲張氏彝鼎法書。以千金爲壽。一時羣稱秋山妙跡。已歸王氏。王氏挾圖趨金閶。遣使招婁東二王公來會。時石谷先至。便詣貴戚。揖未畢。大笑樂曰。秋山圖已在橐中。立呼侍史于座。取圖觀之。展未半。貴戚與諸食客。皆覘視石谷辭色。謂當狂叫驚絕。比圖窮。惝恍若有所未快。貴戚心動。指圖謂石谷曰。得毋有疑。石谷唯唯曰。信神物何疑。須臾傳王奉常來。奉常舟中。先呼石谷與語。驚問王氏已得秋山乎。石谷詫曰。未也。奉常曰。贋邪。曰是亦一峯也。曰得矣。何詫爲。曰。昔者先生所說。歷歷不忘。今否否焉。覩所謂秋山哉。雖然。願先生勿遽語王

氏以所疑也。奉常既見貴戚展圖。奉常辭色。一如王郎氣索。彊爲嘆羨。貴戚愈益疑。又頃王元照郡伯亦至。大呼秋山圖來。披指靈妙。纚纚不絕口。戲謂王氏。非厚福不能得奇寶。于是王氏釋然安之。嗟夫。奉常曩所觀者。豈夢邪。神物變化邪。抑尙埋藏邪。或有龜玉之毀邪。其家無他本人間無流傳。天下事顚錯不可知。以爲昔奉常捐千金而不得。今貴戚一彈指而取之。可怪已。豈知既得之而復有淆訛舛誤。而王氏諸人至今不寤。不亦更可怪邪。王郎爲予述此。且訂異日同訪秋山眞本。或當有如蕭翼之遇辨才者。南田壽平燈下書。與王山人發笑。

甌香館集附錄詩

喜惲正叔到杭兼簡其同鄉諸君子　錢塘毛先舒稚黃

置書三歲渺愁予．喜共張燈慰索居．秋到飛鴻迎暖候．人如洗馬渡江初．笑持紫蟹談逾健．高瀉青樽興不疎．寄問毘陵舊游好．大江烟月夜何如．

送惲南田之錢塘幷柬毛稚黃　宜興陳維崧其年

躡屩上靈隱．吹笛下吳淞．送君恰值新爽．織月印船篷．猶憶冷泉亭上．百道跳珠噴雪．飛瀑挂杉松．一別十八載．吾老漸成翁．故人去．攜筆墨寫空濛．不知老已將至．揮灑醉偏工．爲訊臨橋毛子．果否別來無恙．底事斷詩筒．人世作達耳．長邑鬱焉窮．水調歌頭

數月來聞汪鈍翁王勤中惲正叔劉山蔚相繼謝世灑淚賦此　商邱宋犖牧仲

遠道頻傳薤露歌．人琴此日奈愁何．宋中耆舊傷心盡．吳下風流逝水多．麈篋祇憐餘翰墨．荒墳欲拜阻關河．黃昏鈴閣題詩處．忍見空梁夜月過．

丹陽別惲正叔　武進邵長蘅子湘

北風索索雪毿毿．野店離盃飲不酣．惆悵明朝過江去．數峯橫翠是江南．

一隊鈴聲趁曉驢帽簷低壓白侵鬚煩君小仿唐人筆畫出丹陽風雪圖

奉送王惲兩先生　無錫顧祖禹景范

秋色牽衣戶半扃君行應念此園亭桐枝濯濯侵簷綠竹葉垂垂帶雨青別意欲言思轉澀愁懷難遣酒無靈不須握手增惆悵他日還看兩鬢星

震山西上指毘陵二妙歸歟悵不勝乍雨乍晴誰是主忽寒忽暑竟安憑何年遊屐同時發此際離情一夕增相憶惟應獨寤語菊花開處夢層層

乞食贈惲子壽平　武進楊宗發起文

朔風翛翛山氣結黃河冰交天雨雪英雄失路歸田廬咳唾蕭條甘乞食朝行負薪夜飯牛相逢斗酒心遲留蒙頭覆面隨木偶一醉半死橫千秋君今懷木泣知己我亦東西苦行李執手大笑歌嗚嗚去揖吳江浣紗女

觀石谷南田兩先生畫冊作歌求正　宣城袁啓旭士旦

宣和已往畫苑蕪殘烟漠漠搖枯株江山亂後景蕭瑟六朝金粉誰能圖百年才人具逸氣麝煤點染生靈異夢澤天寒程侍郎（孝感程端伯）長江平遠蕭高士（蕪湖蕭尺木）同時妙手數東吳東吳繪素天下無西園耆潤（太倉王烟客）香山俊（常州惲道生）至今王惲多門徒石谷家住尙湖旁湖山照映生輝光毫端往往含元

化。一水一石精微莊直。駕荊關匹董巨。愛者不惜千金裝。南田磊落雄文筆。毘陵烟水開魚莊。閉門別譜徐熙格。十指之下傳芬芳。情移目翫眞宰露。花鳥幻出丹青良。竭來相遇姑蘇市。各呈縑素誇能事。穠華巧奪上林春。巖巒興發雲門寺。是時天氣豔青陽。高樓百尺梧桐香。疎櫺茶熟人閒坐。深院花飛笛滿床。談諧漸密鶯歌促。一縷爐烟生紫竹。都將韻事補平生。重展生綃三兩幅。陵谷滄桑何足云。等閒富貴徒紛紛。安能長傍二子在圖畫。世間萬事皆浮雲。

觀惲甫田王石谷作畫　商邱宋　至山　言

江南山水佳。兼之富花鳥。春事起郊坰。處處堪潦倒。維余困官廨。據梧何悄悄。卻喜二叟過。妙繪恣探討。茗盌共小樓。點染爭奇矯。王叟布林巒。惲叟貌魚藻。顧盼勞左右。樂趣不爲少。我家綠波村。結茅亦殊好。思歸苦未遂。時復縈懷抱。願作六幅圖。臥對送昏曉。

甌香館集附錄評

顧亭林曰。惲正叔落筆如子山詞賦。蕭瑟江關。昔人所謂文字外別有一物主之。非大地歡樂場中。仿效俳倡。郎當舞袖。

錢飲光曰。南田題畫云。筆端點點。俱通元氣。又云。十指以外。化工俱爲長物。是其意匠慘澹。可謂良工心苦矣。蓋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彼夫庭可以搏鼠者。惡能與我歌哉。故知南田畫者。當與讀南田之詩。

朱竹垞曰。曩予和宋漫堂節使、論畫絕句十二首。其九章云。巨幅鸞鳳細草蟲。長留風露溼花叢。時人罕睹瀟漁筆。止說王郎武惲老。壽平工意謂兩高士擅長花卉翎雀。不愛寫山水。後見邵子湘談。正叔小時。流離瑣尾。以畫釵得生。遂創沒骨花一派。賣畫養父。無愧白華孝子。予頗悔前詩之失。又怪漫堂與正叔交最久。其亡後哭之以詩。所云吳下風流逝水多。兼悼汪鈍翁、王勤中也。顧其論畫二十六首。不及正叔。而甚稱王翬。殊不知詩與跋根據書史。王自非惲敵也。正叔名格。字壽平。迨畫花木奉其尊人遜庵先生命以字行。今流傳畫本。無署原名者。又字正叔。別字南田。子湘云。

姚綬仲曰。正叔出處。絕似無本。而詩故與月泉吟社相類。其詠梅曰。可憐雪虐相催急。纔到春風已白頭。

可想見其憔悴枯槁已。乃骨性殊傲。昨過吳門。見所畫松。題曰。松老不修容。任百卉顛倒太虛。亦不借韻於風煙雲月。不獨詩畫傳世。其位置亦不在王冕沈周下。

徐大臨曰。有監司某。延南田畫。偃蹇不即赴。後迫致蘇州。拘係廳事。明旦將辱之。一急足疾走。至婁水乞援。時已抵暮。吹燈矣。今相國顓庵先生聞之。以指擊案曰。馬最速。舟爲次。遽跨馬。以竹竿挑燈縛僕背上。去五鼓達郡城門下者。尙未啓。有頃入城。直造監司署。力爭以釋。今東南大夫士。侈爲美談。昔倪高士瓚。遇俗吏拳加顴頰。聲色不動。其友詰曰。盍不一理說。瓚曰。開口便俗。事與此相類。然未聞篤於友朋。如王相國爲之解懸者。頃閱南田集。見其別相國詩云。落拓浮家仗友生。因記此事於卷左。

張日容曰。王麓臺少司農。亟稱南田詩字不置。匪直繪事遠紹北宋徐氏也。燈下讀南田詩。竊歎義心苦調。淒淒然橘頌之遺音而鏘洋宕渺。一二題畫玄篇。足令古人歌笑出地。

鄒訏士曰。南田五言古體。上齋離騷。中參蘇李。下括建安七子。猶路發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七言古體。追逐青蓮。又復酷肖奉禮。五律專師浣花。絕句脫然畦封。直與龍標諸賢。白戰於變風境上。而莫之雌雄者。

邵長蘅青門簏稾曰。吾鄉惲正叔工沒骨寫生。不用筆墨鈎勒。而渲染生動。濃淡淺深間。妙極自然。

諸匡鼎說詩堂集曰。余訪惲子正叔。登其堂。門庭閒寂。叢菊盈堦。眞不愧名士風流也。正叔爲子畫瀟湘

夜雨圖復賦詩二首送余其一曰霜滿芙蓉此送君手搴秋艸怨離羣輕帆九月湘江冷一路青山入楚雲其二云渚宮黃葉雁聲低故國浮雲野戍迷我向毗陵城上望月明人隔洞庭西復爲余畫瀟湘白雲圖送家兄駿男

杭州府志曰惲正叔抗志養親工詩畫每至杭必寓東園高雲閣上又嘗自號東園客有在東園東毛稚黃詩風致俊逸可奪昌谷玉谿之席

鄒小山畫譜曰國初惲壽平全用沒骨法而運以生機曲盡造物之妙所題詩句極清豔書法得河南三昧洵空前絕後矣

國朝別裁集曰南田工畫山水花卉兼擅比之天仙化人詩亦超逸毗陵六逸以南田爲上

畫徵錄曰惲壽平以字行武進人名格一字正叔號南田又號白雲外史本世家子工詩文好畫山水力肩復古及見虞山王石谷自以材質不能出其右則謂石谷曰是道讓兄獨步矣格妄恥爲天下第二手於是舍山水而學花卉斟酌古今以北宋徐崇嗣爲歸一洗時習獨開生面爲寫生正派由是海內學者宗之正叔與石谷爲莫逆交討究必極其微石谷畫得正叔跋則運筆設色之源流構思匠心之微妙畢顯無遺正叔雖專寫生山水亦間爲之如丹邱小景趙承旨水村圖細柳枯楊圖皆超逸名貴深得元人冷澹幽雋之致然其虛懷終不敢多作也嘗與石谷書云格於山水終難打破一字關曰窘良由爲古人

規矩法度所束縛耳。正叔寫生簡潔精確。賦色明麗。天機物趣。畢集毫端。大家風度。於是乎在。石谷推重不置。故正叔懷石谷詩有云。墨花飛處起靈烟。逸興縱橫玳瑁筵。自有雄談傾四座。諸侯席上說南田。正叔性落拓雅尙。遇知己。或旬月爲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花片葉也。以故遊遊數十年。而貧如故。對家人未嘗形戚戚于面。惟吟咏書畫自娛。所居有甌香館。倡酬皆一時名士。年六十餘。卒於家。其子不能具喪。石谷爲經理之。

江南通志曰。惲壽平生而敏慧。八歲咏蓮花。驚其長老。尤工繪畫。花卉禽魚。意態飛動。而題語書法兼工。故世稱南田三絕。爲人孝友敦篤。不謁當事。有古君子風。

方蘭士山靜居畫論曰。元明寫生。多宗黃要叔趙昌之法。純以落墨見意。鉤勒頓挫。筆力圓勁。設色妍靜。舜舉若水後之。冕叔平沱江。各極其妙。時人惟陳老蓮能之。南田惲氏。畫名海內。人皆宗之。然專工徐熙祖孫一派。黃趙之法。幾欲亡矣。

又曰。惲氏點花。粉筆帶脂。點後復以染筆足之。點染同用。前人未傳此法。是其獨造。如菊花鳳仙山茶諸花。脂丹皆從瓣頭染入。亦與世人畫法異。其枝葉雖寫意。亦多以淺色作地。深色讓主筋分染之。

奚鐵生曰。寫生家以沒骨圖爲最勝。自張僧繇創爲山水。眞人間奇麗之觀。北宋徐氏斟酌古法。定宗沒骨。去勾勒之迹。成傅染之工。發造化之靈。抉先匠之祕。研思吮毫。極妍盡態。考其規製。妙絕古今。黃筌趙

昌皆爲俛首至明惟石田先生一花半萼自徐熙易元吉來其合作往往登神逸品每以淺色淡墨爲之而神采更自生動所謂妙而眞者也陸叔平獨得古法陳道復蕭散入神前人謂周少谷能兼二公之長余以爲書卷不逮甚矣我朝惲先生出而爲寫生一派有所宗也然亦從徐氏研究而來洵稱近代之高手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甌香館集
補遺詩補遺畫跋附錄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惲格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丁心田）